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三

晉紀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五十三

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封會稽王康帝崩太后詔  
王撫萬機進位司徒海西公立進位丞相錄尚書

事桓温發海西公以太后命命王入承大統

堅命猛  
簡恭俊  
補守令

猛請以  
鄧羌為  
司隸

韋高居  
受暴元  
籍

王珪以  
甲子紂  
亡日破  
麟

使楷說  
上恭討  
危之

道子委  
任元顯

咸安元年二月秦王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命王猛以  
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七月秦王猛以  
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  
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勳功臣實  
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  
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十月大司馬溫特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  
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

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  
彈琴飲酒詆聞之而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魏王珪  
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  
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  
月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

○二年魏王珪遷

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相立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  
以玄為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  
其四郡乃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  
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恭以為然告殷仲堪恭為盟主刻期  
趣京師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出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

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  
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心氣果



古國玉  
大晉朝  
推

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土國寶以邪諂事道子參管朝權為時  
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  
攘揀雖新便有忝離之歎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  
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  
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王珣謂恭曰  
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  
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  
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十月葬孝武帝于隆平陵  
出本紀及道子等傳魏王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自  
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  
三城為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攻  
信都自進軍攻中山魏紀

桓溫為  
不臣之  
志

超勸溫  
立威權

王彪之  
取霍光  
傳在儀

人貴賤溫問昱以已祿位所至昱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  
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九錫一車  
馬二衣服  
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  
賁七斧鉞八弓矢九鉅鬯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  
春謂參軍郝超曰反姓也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父  
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  
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柰何  
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  
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溫及十一月溫自廣陵詣建  
康諷褚太后褚太后反姓也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溫集百  
六反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  
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彪之上補知事不可止乃  
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  
曾無懼容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  
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會稽王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即皇帝位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九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一  
晉紀

哀皇帝

在位四年 壽二十五

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封琅邪王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無嗣皇太后令以王奉大統於是即位

隆和元年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本○燕呂護攻洛陽陳

桓溫請  
都洛陽

祐告急桓溫遣庾希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溫上

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

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

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

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疆胡麥反今自喪

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

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大知也二者立隴成行死列也雖北

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植根江外數十年矣

一朝頓欲拔之驅跋於空荒之地蹙子六反提挈萬里踰

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

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宜

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

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

遷徙耳又孫綽少慕高尚常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

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

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

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

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慨石美反知

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穢文反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

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委曰女反也定也

王述諫  
後鍾璠

王述諫  
溫以虛  
言威朝

孫綽諫  
山于邪

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  
溫又議移洛陽鍾璠璠曰璠音戶木謂之璠述曰永嘉



拜退每  
月一  
大孝

御製解  
大主詢  
海薄

高順公

燕士斷  
高松諫  
帝服長  
士藥

世述不  
為虛義

什翼捷  
不主其計  
謙益箱

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  
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温乃止温結綽○秦王堅親臨太學

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出經○興寧  
元年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温侍中太司馬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温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  
以征西掾郝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珣音每事必與二人

謀之府中為之語曰珣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温氣既高萬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

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温掾以珣反温俱  
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

易易以量也玄奕之子也出超珣○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閱  
戶口令所在土斷以土著者為决斷也嚴其法禁謂之庚戌制

出本○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斷法管反以求長生侍中  
高松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不聽帝以藥發不能親萬機

褚太后復臨朝攝政出丑呂反○五月以楊州刺史王述為  
尚書令加大司馬温揚州牧錄尚書事王述每受職不為虛

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  
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

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述傳論讓乃謙德胡

行之非以不夫期也在已則以抑充滿於人則以推賢材於國則

以備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于益皋陶而不讓于及新伯

俞非性見已不敢讓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皋陶二人可以

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讓於益九官皆讓與載之後世位  
馬所謂相也充滿推賢材勸風俗一幸而三善注焉皆為為哉自小  
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待請居其官則以讓為虛文是下知  
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節固賢於世情求名者苟借古賢之  
義不若讓之為懿也讓而不從必幸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  
讓矣仲尼以札義為國詩人以受爵不  
讓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三年正月劉劭衛辰復  
叛伐代主什翼捷什翼捷代王東渡河擊走之什翼捷性寬  
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什翼捷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  
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慎勿泄若謙斬而自殺是吾以財殺  
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出竹仲天傷也既而獲射者

沈勁  
上功  
又

沈勁  
子

楊  
恭  
謹  
厚

慕容  
恪  
子

群臣欲鬻割之鬻力充反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聞耳何

罪遂釋之。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弈承大統即皇

帝位木。○三月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執揚武

將軍沈勁勁沈充之子也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

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

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

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

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

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

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

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城破被執勁神氣自若恪將

宥之中軍將軍慕輿度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

今赦之後必為患遂殺之出燕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為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

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燕太宰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

不為苛令苛音何煩也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

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四月燕太

尉封弈卒以司馬陽鶩為太尉鶩上遇莫歷事四朝年耆

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東

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並出燕

海西公史曰廢帝 在位六年 壽四十五

無子太后命為嗣即位後為桓溫廢之

諱弈字延齡成帝次子也興寧三年二月哀帝崩

太和二年燕大原桓王恪言於燕主暉曰吳王垂將相之才

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

舉國以聽吳王五月恪疾病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

海西公

海西公

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為相况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欲覘其可不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曄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鑿機

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出曄擊○二年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曄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曄兄樂安王

臧曰太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汝曹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推大司馬以授

之必能混一四海慎無冒利而忘害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用其言二月以中山王冲為大司馬荆州刺史吳

王垂為侍中○四年四月大司馬相温帥步騎五萬伐燕時恪已死諸將不能抗燕主曄乃求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

之地秦王堅引群臣議于東堂皆曰昔相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疆大慕

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澗崤音文山谷音澗水則陛下大事去矣今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以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

温戰數不利數音朔不一也粮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奔輜重鎧仗輜側持反重直用反自陸道奔還燕之諸將爭欲

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

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



大破温

燕秦結

郝畧使秦頗泄燕事

梁琛不肖野見秦王

琛不谷兄所問燕事

慕容垂弟燕歸秦

慕容垂弟燕歸秦

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躡其後也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温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温於襄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温收散卒屯于山陽温

深取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真遂據壽春叛降燕簡文咸安元年温復取壽春出温傳及燕載記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侍郎

郝畧梁琛郝音霍相繼如秦畧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畧東方之事畧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敗於萬年欲引見琛琛

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堅乃為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言女問東朝名臣為誰朝首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折衝御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

用官皆稱職稱尺證反野無遺賢琛從兄奔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奔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奔數來就邸舍邸都礼反漢謂屬國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問古莫反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

龍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為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出燕秦載記○燕吳王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與評密謀誅垂垂與子弟姪俱奔秦初秦主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

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邦封幽州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祭非所敢望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

甲必言  
守宰政  
治之本

燕地  
秦主  
怒攻之

盛不  
改晉  
秦

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  
清四海奈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梁琛歸言  
於太傅評曰秦人曰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為和  
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  
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因問秦主何如人琛曰明  
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燕主  
曄曄亦不然之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可足渾氏  
後燕之望排奴巧太傅評貪財無厭厭於炎反化賂上流  
反又言高皆且也官非才舉群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守宰者政治  
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出於行伍行戶剛或貴  
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更音加之黜  
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  
困弊大寇盜充斥又索頭什翼犍犍渠疲病昏悖雖乏貢御  
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

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成孤城守無用  
之地也疏奏不省出同○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

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  
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  
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出同○大

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  
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  
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

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閔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  
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  
子乃共號泣號泣言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

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  
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出溫盛等傳論桓溫取敗胡曰  
九州十萬人之口而攝其心此禁紂幽厲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  
能禁也而溫顧行之子房佐漢高亦嘗敗孔明與蜀漢亦嘗敗魏

武帝用兵彷彿孫吳亦嘗敗敗豈足與顧敗者如何亦出一敗而  
保耻蓋本非善戰者故以為歉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不知  
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至於七百餘  
年抄頭之敗陽秋所書溫曾諸子之言並傳而不泯溫號為英傑  
而智不及此不亦愚乎雖然盛亦未為得也仲尼以大聖筆削曾  
史猶深其文辭不句以示人其重謹如此盛之書亦不必當也而  
行四布溫得見之豈

○五年正月燕荆州刺史武威王筑以

洛陽降秦王猛陳師受之燕樂安王臧破秦兵于石門執秦

將王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容令參其軍事今垂之以為

鄉導將行造造七慕容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從七恭反慕容如

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觀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

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

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

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

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使可速發令

疑之躊躇終日躊音綢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為出獵

遂奔樂安樂音洛都陽郡之邑屬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

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

曰勞力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

亦各其志不斤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今所能存惜其徒入虎

口耳目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

之如舊燕人以今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間

為之見反其言而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今後竟為燕人所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

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

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

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

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

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

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

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

王猛忌  
慕容容  
詐之使  
奔

論王猛  
為市井  
之行

秦主賈  
王猛伐  
燕

護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申胤如  
燕復

六月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堅送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後為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筭湯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救所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悅七月猛攻壺關揚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大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後建不過一紀耳北燕秦○九月秦揚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

欲先救  
徐成失  
軍期之  
罪

王猛謂  
評於十  
不足畏

使虎牙將軍張蚝蚝七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呼火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猛遣將軍徐成與燕軍形魏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與成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將子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大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郭固山泉鬻檣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間古首反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不撫戰士而以殖貨為心若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

正百梅

無事大

崔洪亮  
王猛能  
用卻光

秦兵  
勤

不圖  
日復見  
太原

精銳  
太原

秦兵

音評大懼猛陳於渭源而誓之衆皆踊躍破釜弃糧大

呼競進羌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

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

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崔洪曰鄧羌

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以攻王猛無上也臨戰務求司

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

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舛猛之謂

矣韋士猛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

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

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

惡克舉勳高前士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

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方剽劫公行及猛至

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

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太原

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

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

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

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

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

虜譬如金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中幼鸞為駕遠臨脫有不

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庚燕散騎侍郎餘蔚

帥扶餘高句麗古侯反麗音萬東及上

黨質子質音至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

暉與上庸王評等犇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

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

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逆阨棲集外邦今

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

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篲之基求位反成九仇

成九仇

馬融  
哀  
臣

秦  
哀  
臣

梁  
不  
臣

堅  
命  
申  
臣

遷  
燕  
王  
臣

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愚竊謂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燕王  
 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  
 王堅使遊擊將軍郭慶追及於高陽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  
 不降而走之狀對曰孤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  
 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悉降於  
 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  
 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初梁琛之使秦也以待輦苟純為副  
 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暉曰琛在長安與  
 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  
 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暉乃疑琛  
 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  
 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兵王皆將相奇才何  
 為不能謀畫畫音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  
 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幾音幾虛稱燕美忠不自防  
 返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  
 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凡  
 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  
 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堅以王猛為冀州牧鎮  
 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楊安鄧羌郭  
 慶皆賜侯爵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  
 郎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  
 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  
 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  
 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七日猛與  
 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  
 本朝樂君但言相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  
 子皆為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

百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三

晉紀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五十三



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封會稽王康帝崩太后詔  
王摠萬機進位司徒海西公立進位丞相錄尚書

事桓溫發海西公以太后命命王入承大統

堅命猛  
簡裝俊  
補守令

猛請以  
鄧羌為  
司隸

咸安元年二月秦王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命王猛以  
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七月秦王猛以  
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  
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勳功臣實  
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  
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十月大司馬溫特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  
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三



謝安見

王猛傳

王猛傳  
不許

桓溫威  
振內外

謝安謂  
帝為憲  
帝之流

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溫威執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

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

詔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姑熟秦

王堅聞溫廢立謂群臣曰溫前敗霸上霸必後敗枋頭不能

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自為之說也六十之叟舉

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

桓溫之謂矣出溫及魏之傳秦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

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

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

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

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

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

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

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

譙譙音詣勸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出堅。十二月大司馬溫奏

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乃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親

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大微端門熒惑守大微端門

光鈞云赤帝標踰月而海西廢至是熒惑又逆行入太微帝

甚惡之中書侍郎郝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

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

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父道悉井反帝

曰致意尊八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

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

泣下霑襟帝美風儀美容止留心典籍疑塵滿席湛如也雖

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

耳郝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常與左衛將軍王坦之

共詣超日盱未得前居案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

命忍須臾邪出本紀及。二年二月秦以房曠為尚書左

謝安謂



用古聖

丞徵曠兄默及霍逞韓胤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總首陽  
瑤為著作佐郎郝畧為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寇  
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主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  
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  
諸王悉補邊郡出堅載志

論符堅  
不誅慕  
容評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  
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  
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  
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  
而人莫知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  
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秦以通  
經取士

三日秦主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郡縣  
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  
民。七月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温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温

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諸子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  
善相者視之相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媵有李

委在桓  
温輔政

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  
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乃以昌明為皇太子生十  
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遺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  
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  
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

王坦之  
改詔

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  
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或未  
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分尚書僕

王彪之  
定太子  
即位

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  
定太子即皇帝位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  
周公居攝政事事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  
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温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其憤

怨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術之（出位及入相之魁之等傳）。八月秦以王

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

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

將軍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

之重儲傳之尊端右務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

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况臣猛之無

似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者

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為相堅端拱於上

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

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

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

及長樂公丕等（樂高洛魏郡之馬同州）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

融在冀州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

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

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

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求

相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

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

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

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

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

所宜更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

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

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泰固請還

州堅許之（四）

烈宗孝武皇帝上

在位二十四年 壽五十五

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山咸安二年七月即位

至猛為相秦國大治

符融坐擅起學舍

高泰言治本在得人

溫入朝

聖之困擊

都生入

應之白

溫代

寧康元年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

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懼也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從上恭反坐

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撤直列與安笑語移

日郝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

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出

之及安超等傳論取士不以名者非是朝曰晉世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如相如更元規殷深源之徒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思非之且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聞故君子早有譽於天下中庸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何從而知在上

何從而取天矯傲沽名者苟能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眩矣商浩聞桓溫至武昌則大懼欲去以避之聞桓溫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取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類後此二十餘年溫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觀神器朝廷惕息當十百於

深源之時而安石視溫如直已然意象安閑不為少懼從容談笑而溫氣自沮如獲龍馴虎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才氣乃爾故人在七月南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

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

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出彪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弟冲領其衆俄頃溫薨詔葬溫依漢霍

光及安平獻王故事冲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龍封南郡公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

執時權冲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出溫謝安以天

子幼冲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襁舉兩反襁補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

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使

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  
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  
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言出彪傳八月太后復臨朝攝

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安  
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出安傳

○秦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虓交反固守涪城遣步騎  
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趣反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

安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  
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真不以為榮況郎

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踞音據箕踞謂伸其兩足一曰箕踞其形似箕呼  
為氏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

虓攘袂厲聲曰袂彌蔽反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  
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虓出堅紀○是歲有彗星出于

尾箕彗徐驅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  
冬不滅秦太師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箕燕分東井秦分

也今彗起尾箕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  
代當滅燕慕容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

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  
以為然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何息

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  
乎出堅載志○二年二月以王坦之為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詔

謝安摠中書安好聲律其功之慘其言周暮不廢絲竹士大

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  
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出坦之及安傳○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

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  
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趙整回請誅鮮卑鮮相然反山名

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數其歌曰不見雀  
此山遂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慕容

應之言不及秋

徐鏡多所臣益

王猛請勿圖晉

秦帝生負

來入驚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田堅載紀

○二年五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

國家為憂言不及私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楊州讓之

自求外出相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冲皆不聽

處之澹然詔以冲為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楊州刺史田

傳○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

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

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

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

款伏惟陛下威列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

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淵伏惟

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

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正諸盈反正昔歲之首月

中朔者說文月一日始蘇也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

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

斂三臨哭臨力禁反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

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山猛○九月帝

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

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

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

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出臨林本傳○十月秦王堅

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

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

稱武侯雅育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讖楚諸反符命之書讖驗也

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

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

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授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誦博

五十四

太后歸

秦遺傳  
臣巡郡  
隸

許口稅  
米

王猛死  
秦法日  
類

謝安  
謝玄

敵入畏  
北府兵

安營增  
宮室處  
之不許

士授經謂之掖庭闈衣檢反宮中守門者尚書郎王佩讀識

堅殺之學識者遂絕出堅○大元元年正月朔帝加元服皇

太后下詔歸政帝始臨朝以會稽內史郗愔愔與愔反其各

為鎮軍大將軍自京口徙鎮姑孰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二月秦王堅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

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

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无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

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出堅○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

至是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出本○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

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万里道殫相望理也

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技必能恢

復燕祿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出本○二年春秦王堅

大修戰艦兵器艦戶黠反戰船四方施飾以金銀頗極精巧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

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

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出

載○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

入掌機權愔優游散地常憤怏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

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

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

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相

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之間履屐戰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

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

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出安超散

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

東府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

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

初籍止  
不哀

不德

不哀  
不德

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維熙政

營造

出本傳論安石所以鎮安人心胡曰安石非勞民勸衆作无益者况秦兵屢寇邊境數舉而治宮室尤非急務也君子嘗

論之曰東晉是時氣勢微弱奄奄欲死安石爲此所以鎮安人心耳若意不出於此是誠无說也王叔武所論亦徒見古室役於初過江之時安石規模其取洛京爲準也雖然不爲則尤善也

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

黨於相氏以父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

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可呈此箱既而惜哀惋成疾門生

呈箱皆與相温往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

哭出超。三年九月秦王堅與群臣飲酒以秘書監朱彤爲

正命人人以極醉爲限秘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

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

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群臣

禮飲而已出堅。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

十月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爲人用千

里馬何爲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出堅

考異曰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桓温使劉粲收東海玉璽綬按帝紀三十國春秋享皆作享後魏書作享今從之。孝武帝太元元年五月符堅伐張天錫周暕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暕傳曰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問暕曰朕衆力何如暕曰戎夷以來未之有也按建元十八年二月暕謀反彼朔方十九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知在伐涼州時今從十六國春秋

入注附音司馬温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三

晉紀

烈宗孝武皇帝下

宋序能守節

減俸省役

坐歎晉臣多忠

謝安文雅過王導

秦不誅行唐公洛

太元四年二月先是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石越等帥步騎七

萬寇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楫即本或作楫不以

為虞既而石越帥騎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至是秦克

襄陽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

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出堅載記○二月詔以疆

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眾官廩

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出本○四

月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拔之挹乙挹

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秦人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

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繫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

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

夫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玄自廣陵救三阿素戰敗北走僅

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出堅載記謝安為宰

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眾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

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出安○五年春秦征北將軍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自以有滅

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謂官屬曰孤帝室

至親不得入為將相而常擯棄邊鄙於是自稱秦王四月帥

眾七萬發和龍秦王堅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

世封洛謂使者曰幽州編阨編阨細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

中以承高祖之業堅怒遣左將軍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

討之五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堅

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出堅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它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徂於為逆徂反習也行



險微幸微幸詳也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公堅違之能無忘乎

秦分從  
諸氏

六月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汧雍反雍於用反氏謂汧雍之間氏羌也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

初秦佛  
法

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堅自送丕至霸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載出堅○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

不從出本紀○七年九月車師鄯善王鄯善國名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摠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

秦上謀  
討晉

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相冲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王不銜

公融言  
伐晉  
三難

璧軍門則走死江海然後告成岱宗岱待戴反泰山也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相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輯音集又七入反未可圖也堅嘿然嘿然也通作默良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堅作色曰吾疆兵百萬資仗如山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

正初不  
屏表伏

張夫人  
練伐晉

得美  
事之志

謝安遊  
燕園其

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  
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  
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  
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肘腋反臂節也腋  
夷益反脇也在肘後  
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  
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歸不  
歸今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  
王曆數豈有常耶汝不達變通耳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  
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  
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執也  
右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  
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  
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  
當預也出堅  
載記○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

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八月  
堅遣陽平公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  
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  
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  
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  
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  
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秦兵至潁口兵既盛都下震  
恐詔以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  
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  
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野墅上與  
又田戶親朋畢集  
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  
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相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  
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關西藩宜留  
以為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

宋序考  
晉夏間

軍本考  
類晉兵

謝文  
敗秦兵

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社如其反衣衽也夷狄之俗左其衣。十月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柵測革反編立木為之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

而軍墜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

宜連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劉琨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趣後須反劉也未至十里

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半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

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械胡介以械者器之總名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

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勅梁京反強也春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扶音武失意兒秦兵逼肥

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

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

之蹙子六反迫也茂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和伊等琰以母反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

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

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獲秦主堅所乘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

復取壽陽堅中流矢中竹件反傷也飛矢曰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豚髀也下昔陞股也堅食之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

天下乎潛然流涕出聖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主兵敗委身

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主兵敗委身

慕容垂  
不殺堅

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  
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慕容德曰此為報仇雪恥  
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  
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  
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  
從悉以兵授堅出垂載記論堅無高祖之斷林曰解信為楚王  
既而歸漢漢高祖解衣之推食食之登壇拜  
為大將畧無疑忌於其間遂得信之力以挫楚符堅之於慕容垂  
其待之也亦如漢高祖之待韓信无所疑二者矣推其待之之心  
同故韓信當武涉說之鼎足而王也則曰夫人深信我我之不佞  
堅之兵破世子寶言於垂欲因此時殺堅以圖大事則曰吾昔逃  
死於秦秦主以國士待我此恩何可忘也蓋垂之不負堅亦如信  
之不負高祖然其所以異於高祖者則有一焉高祖惟其所以  
待韓信然達大度畧不致疑當其可以擒制之際則未嘗不見幾  
而作者也方高祖兵敗於項羽獨信與張耳兵存親為漢使者入  
信帳中奪信兵柄信不敢動此則符堅之所不能為也慕容垂既  
不忍叛堅盡以兵授堅矣當時正可以斷然而不失之機乃使之  
懷集關東以復先業遂去而不復反若堅者其待  
慕容垂可謂有高祖之風而無高祖英雄之斷

謝安得驛書

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榻上無喜色圍碁如  
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覓

謝安  
通五十四

屐齒之折反揭也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  
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通安○秦主堅收集離散比至洛

慕容垂  
謀復燕

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  
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  
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其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

言於堅

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通音河洪農  
邑屬司州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

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

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  
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

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颯早逢反  
搖風也常有陵霄之志正宜

謹其條籠條籠他刀反說文云籠籠也或  
籠籠也豈可解縱任其所欲

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  
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

四百四十五

西酒探

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十二月秦  
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歆而後入載記。初開酒禁增民  
稅米口五碩出本。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

軍乞伏國仁本隴西鮮卑人其上世如弗斯驍勇善騎射諸部服其雄勇推為統主號之伏可汗傳子至商統司繁為符堅將王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類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

乞伏  
國仁  
建業

置酒大言曰符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  
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眾至

十餘萬。燕慕容垂至安陽長樂公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  
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于零翟斌翟直格反起兵叛秦秦王

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慕容垂燕之宿望有  
與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傅音丕曰垂

在鄴如藉虎寢蛟藉藉居反蛟居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  
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

從而制之此下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  
給垂鎧可交反鎧者甲之又遣廣武將軍符飛龍帥兵騎一

千為垂之副垂殺飛龍及氏兵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  
使起兵相應出垂。九年正月翟斌等奉慕容垂為盟主長

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慕容農農曰善用兵者結士  
以心不以異物擊越前鋒破之參軍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

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  
晝戰則士卒見其外兒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

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  
精士眾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

也向暮農鼓譟譟先列反出陣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  
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

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  
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載記。豐城宣穆公

慕容垂  
殺飛龍

符不遣  
石越討  
慕容農

農大敗  
秦兵

西酒探

謝安  
三桓  
河

秦  
秦

魏  
魏  
秦王

燕  
燕  
燕王

栢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二月卒朝議欲以謝玄為荆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栢氏失職死望乃以栢石民為荆州刺史栢石虔為豫州刺史栢伊為江州刺史栢中玄。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出本。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水強其其眾遂盛秦主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乃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眾二萬堅使竇衝討之載。四月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將奔關東秦鉅鹿愍公叡鼠也一日有鼠毒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夫執鼠之尾鼠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叡弗從果敗為泓所殺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

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後秦王姚萇字景茂

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秦王堅自率步騎二萬擊之姚萇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

破之冲奔慕容泓眾至十餘萬進向長安六月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冲且持灑苛峻音乃殺泓立冲為皇

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七月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姚萇。八月燕兵圍秦長樂公不於鄴鄴中芻

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

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足不載

詔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亦開也以徐兗二州

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栢石虔等伐秦玄至下

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彭城內史

劉守之進據郵城郵工撮反濮陽之邑屬兗州河南城堡皆來歸附陸博

諸軍事。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不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

鄴開其西走之路不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謂自歸

於晉不未許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高嶽滑臺滑臺在滑州

徵不任子然後出兵達固陳不款誠玄乃遣劉牢之帥眾二

萬救鄴不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饋求位反餽也亦作餽

年正月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冲有自得之志

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

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

甚殆難濟乎出慕容。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

督戰飛矢蒲體流血淋漓蒲體知反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

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得長

乃留太子宏守長安遂出奔五將山後秦王苻萇遣驍騎將

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俄而

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苻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縊

賜反無也出苻堅載記。太保安有疾求還八月至建康薨詔加殊禮

如大司馬温故事以司徒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

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尚書令謝石為衛將軍韜保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

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

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兵之所以亡

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秦王堅似之矣

秦王堅似之矣

慕容冲

苻堅

長樂公

慕容

字茂珪

你魏王

段后

蘭后配

享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長樂公不在鄴將西赴長安入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已

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載記○

十二月燕王垂始定都中山即皇帝位載記○十一年春正

月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

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長孫道生賀毗

等待從左右出納教命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

悅之珪尋改稱魏王是為北魏道武帝○燕王垂追尊母蘭氏為

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詔百官議之皆

以為當然博士劉詳董謚以為堯母為帝譽妃位第二不以

貴陵姜原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

之詳謚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式垂乃

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

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載記

崔鶴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

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

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

公也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声之於影響也實

之逼殺其母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况違

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

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

之無子者皆非禮也載記○四月後秦王苻自安定入長安

即皇帝位國號大秦立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苻與羣臣宴

酒酣言曰謝胡甘反諸卿皆與朕北面朝秦今忽為君臣得

無恥乎趙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苻大笑

載記○九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弗

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

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鄴降於燕王公百官皆

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安即皇帝位載記十一月秦南安王

暍



秦主登

戴逵不  
就徵辟

王

設業諫  
光用法  
大峻

帝荒酒  
支政道

許營煉  
用佛之  
弊

道子構  
留寇窳

登發喪行服謚秦主丕曰哀平皇帝即皇帝位魏丕○十二年

正月以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代謝玄鎮彭城序求鎮淮陰

許之以玄為會稽內史序○五月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

辭不就郡縣勢逼不已逵逃匿于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

志今王命未回將懼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

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山逵玄○十三年正月康樂

猷武公謝玄卒山本○素光將王穆據酒泉自稱涼州牧光

進攻酒泉克之即三河王位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段

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疆商鞅嚴刑而秦

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

業景行堯舜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古人猶

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出光○十四年十一月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

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

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佛者崇信言竟悟羣生窮

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妯娌妯娌音老女妹也妯音茂母也僧尼左

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  
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  
營將軍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  
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昔  
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眾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  
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誠誠音成釋麤法尚不  
能薄况精妙乎而流感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  
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執傾內外遠近轉古轉古  
轉古也千候反帝漸不平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  
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  
阿諛勸帝黜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甯出為豫章太守甯  
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

五百石

言民役  
勞擾

審又言  
民丁之  
弊  
審遣議  
曹採求  
風政

帝欲潛  
制道子

持登姚  
襄相持  
不決

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卒養鰥寡不  
敢嫁媿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借倉故不足喻也審又上  
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天下之人原  
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其封疆戶  
口皆以土斷斷都玩反決也謂以土著而決斷之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  
兼之室亦多不贍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  
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為長殤殤戶羊反說文不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死為長殤  
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  
幼之事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為全丁十六為  
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帝多納用之審往豫章遣十  
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  
審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  
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實蠶漁之  
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

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  
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  
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  
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  
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  
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出道子營審字傳○十五年正月譙

敬王恬薨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  
浸不能平欲遣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  
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  
方嚴仲堪謹於細行行胡孟反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  
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  
階矣帝不從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出雅傳○十七年七月秦後秦以相持不決秦王登聞後秦主  
苻疾病大喜秣馬厲兵秣音未食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

仲堪待  
桓玄太  
過

將孔子  
廟

後秦大  
敗符登

八月苻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  
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  
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覓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  
世何其危哉本傳○十一月以黃門郎殷仲堪為荊州刺

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  
行小惠綱目不宰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  
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二

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玄在江  
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橫胡孟反豪

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  
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世於兩反志不補也崇待太過恐

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出仲堪又○十二月清河人李遠  
上表請敕兖州修孔子舊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收教孝者

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不見省出本○十八年

十二月後秦主苻長召太尉姚弋弋武僕射尹緯姚晃晃胡將

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長謂太子興曰  
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

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符登之  
策長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長尋卒興秘不

發喪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眾伐秦出

載○十九年四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苻長卒盡眾而東留安成  
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太子興遣

尹緯將兵待之秦兵大敗其夜秦眾潰登單騎犇雍太子崇  
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犇平涼收集遺

眾入馬毛山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載○七  
月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悉歸

其部眾使歸農業太子崇犇湟中湟州在金城即皇帝位出  
載○二十年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燕主垂遣大

高湖諫  
魏代魏

魏散盤  
軍

燕引兵  
出魏不  
意

魏始建  
天子旌  
旗

張貴人  
載帝

安帝幼  
不惠

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万自五原伐魏散騎常侍高湖諫曰拓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志果氣銳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万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七月魏張亮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徂於長子之捷初女九反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魏紀史○九月魏王珪進軍臨河燕太子寶亦列兵將濟珪使人邀中山之使者尽執之使臨河告之以燕主垂已死寶麟等内自疑十月燒船夜遁魏王珪引兵濟河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陂在代郡馬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燕士卒擾亂珪縱立擊之燕立死者以萬數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魏紀○二十一年二月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鎮平城素不設備出戰敗死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會垂疾篤乃遠四月垂卒於上谷之沮陽至中山乃發喪太子寶即位出北史魏紀○六月三河王吕光即天王位因號大涼以世子紹為太子出吕光○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蹕警蹕居影反警言者戒肅也蹕以改元皇始取并州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魏紀○帝嗜酒流連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發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潜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魘於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即皇帝位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大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内外眾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惠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

三三  
盜四十四  
一三三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五

晉紀

安皇帝上

在位二十二年

壽二十七

諱德宗字德宗武帝太子也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即位

魏王攻信都

隆安元年正月魏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魏

王國寶

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

請損王恭仲琪

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

權

等上表罪狀國寶卒兵討之道子闇懦也又反弱欲求姑

秦主苻

息乃委罪國寶收國寶付廷尉賜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

善

謝衍失恭乃罷兵道子傳○九月秦主興入寇湖城弘農太

善

守董邁皆降之遂至陝城進寇上洛拔之興勤於政事延納

善

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論事得顯拔天水姜龕等龕口以儒

善

卒見尊禮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詵所以文章參機密詵

善

俱陷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四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四



劉牢之  
獲王恭

桓玄跋

魏王珪  
定制度

燕主決  
獄  
魏主問  
天下何  
物最善

銳以安危為己任乃以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

將軍謝琰琰以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

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

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

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

資其才深懷耻恨元顯知之遣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

即以恭位號授之牢之遂降遣其子敬宣及其壻高雅之還

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散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

雅之已閉城門恭將奔桓玄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乃以劉

牢之都督諸軍事以代恭復以利昭玄及佺期使取仲堪玄

及佺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

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優詔慰諭以荊州還仲堪

玄等乃受詔魏道子仲堪。十一月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

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謚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

太史令龜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摠而裁之以為永式十

二月珪即皇帝位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

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

魏紀。三年正月燕主盛每十日一次決獄不加拷掠魏

誅也。多得其情。魏王珪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

三十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

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

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

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魏史。論人士之文字與文字上大夫

大。先書籍之對可謂正對矣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士之

志。書也。文字士大夫異士大夫稽古耻一事之不知然有大志猶

不肯為以謂玩物喪志何況人士自有萬機而反從事於編之

此也。為必得而身要勞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利益而於

編之之際捨攘顛倒且未嘗行書之統紀矣夫至難知者理也

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論語子貢曰五經之

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處事也人主苟能玩思一經而達其大

綱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魏主珪用先言致書籍不為不

多而其實留心者乃在於煉川求長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高則

中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納其妻其不戒耶敬問職之事甚矣使理

立功

素主以

災異降

降號稱王

孫恩討

首

知首子

劉牢之

讀書知所以為父子君子之德首至誠君子者發滿而莫之  
育乎故讀書而不善用言與無書同非書之過矣以經術生口  
不見道者與不告也。七月燕主盛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  
同非然術之罪也。

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  
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出盛。九月秦主興以災異屢見

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  
率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貧殘

者誅之遠近肅然出典。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  
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出典中有山曰島遂

攻會稽於是會稽謝鍼鍼職吳郡陸瓌瓌公回反吳興丘庇  
應烏吳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

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方時三吳  
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王道

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  
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

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  
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蜂起如逢蠱之起因黨

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  
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

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  
擊斬許允之進擊丘庇破之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初

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其從母乳  
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樗抽

十人規賊規賊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  
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

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  
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

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弱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

晉安帝

稽之移  
仲堪全  
期

慕容德  
晉位

利鹿孤  
稱王

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引兵濟江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復  
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帥徐州文武  
戍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謝琰南史守紀同殷仲堪恐桓

玄跋扈跋扈發反跋也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玄引兵擊之佺  
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  
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仲堪聞佺期死將奔長安該追獲之逼

令自殺初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玄待企  
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荆州長  
史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

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朝廷  
不能違出玄仲堪傳○京王光卒太子紹即位太原公慕容殺之

而即天王位慕容嘗酒好獵隆安五年口紹殺之而立呂隆○四  
年南燕主德即皇帝位于廣固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慕容

德字元明號少子也晉賊走德稱燕王依燕故事大赦○五年正  
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綸勿崙曰

綸託疾又盜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  
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漢各反此上抗衡中夏

今幸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啟敵  
人心不如處晉民燕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因人以習戰

射鄰國弱則乘之疆則避之此又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  
徒足為世之資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  
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傳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後奴涼州牧

利鹿孤以元興元年卒弟傳檀立○元興元年以尚書令元顯  
為驃騎大將軍討桓玄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  
之為後部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軌之曰明公英威  
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  
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



相玄昭  
都坊

表度之  
謂相文  
不如父

加相玄  
九錫

皇甫希  
之充隱

玄變更  
制度

相玄慕  
位改元

乎玄從之玄至新亭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玄遣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戮之舫南往反玄入京物百揆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等於建康市劉牢之北走至新洲縊而死玄令斬首暴屍於市道子等皆死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乱及玄初至黜奸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表度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相玄才畧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度之曰玄乘晉室衰乱次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為它人驅除尔興善之出玄二年二月以相玄為大將軍出本○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下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丙子冊命玄為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出玄

加九錫相謙私問彭城内史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尔十月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玄又以前出皆有隱士耻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謐音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希之固辭不受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谷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申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畚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出玄○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丁丑下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通帝書之庚辰帝臨軒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綬是綬反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始封帝為平固王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辛

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

劉裕除玄早除

劉裕密謀

劉裕密謀

玄玄遷帝於尋陽。三年正月相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諷反妄必加糾擿擿也以示聰明或手注直官或自用

令史詔令紛紛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更繕宮室繕時戰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

亂者衆並出。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相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龍

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尔論漢高祖用韓

王曰劉裕雖有愧於古之英雄然亦非相玄之所能控取玄曰我力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尔此蓋

大言无實不足取信雖相玄不能充此言然由此言足以察高祖用韓彭於其始殺韓彭於其終當高祖與項羽相持韓彭會兵不至

其時故知其不為人下矣乃分數千里之地與之以挫羽於垓下彭相繼誅戮此蓋不得已而用之於其始知。玄以相弘為青

州刺史鎮廣陵刀達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刀丁聊裕與何無已同舟還京口密謀與復晉室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

討玄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邳為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平昌孟

昶為青州主簿昶弘使至建康玄見而悅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

是卿爾於是裕毅無忌昶等相與合謀起兵昶妻周氏富於財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

也登橙密窺之橙下酈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二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即斬相脩以徇衆脩辭峻反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執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

浦一擲  
百萬

桓之敗  
走

劉裕入  
建康  
之

正時宜  
之矯

王謐

應劭曰齊人名小擲為樗蒲一擲百萬何無

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

聞二將死大懼使相謙等拒之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並進

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

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燦天燦必亮反似飛也鼓譟之音震動

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毅

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走趨石頭與仲

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裕入建康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

宗族在建康者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

以謐領司徒楊州刺史謐推裕為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

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裕始至建康諸大處

分皆委於劉穆之穆昌汝反區也倉猝立定無不允愜

也反快裕遂託以心腹動止謐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時晉政寬弛弛施氏反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

司馬元顯政令違舛舛尺亮反相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

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

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出玄本傳及南史宋紀

初劉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亦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

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蒲不時輸直

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

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藝之藝私列反是以漢

高敖雍齒魏軼梁鴻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際也今

王謐為公刁逵亡族醜恩報怨何其狹哉並州南史宋紀相玄至

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

忌等諸軍追之玄於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事自謂經略

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輒思著述不暇與群下

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出女傳。四月劉毅何無忌等

襲破尋陽城相玄陝帝單舸西走入江陵欲奔漢中夜中處

分欲發城內已亂左右分散玄僅得至船荆州別駕王康產

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衛玄將之漢中

屯騎校尉毛脩之誘玄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瑒之弟

也卒於官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瑒歸

江陵遇玄於枚回洲祐迎擊玄矢下如雨益州督護馮遷抽

刀前欲擊玄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爾

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劉裕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出玄傳

。魏王珪置六謁官准古六卿又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

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

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論魏王不知

時變林曰郊子論官名曰昔黃帝以雲紀故雲師而雲名炎帝以

火紀故火師而火名共工以水紀故水師而水名太昊以龍紀故

龍師而龍名少昊之世鳳鳥適至故鳥官而鳥名自少昊而後不

能紀近而極遠故為民命而命以民事則不能也其意謂自少昊

以後其德亦不致遠物故但以民事命之不復如前世以物名官

也。以愚觀之自黃帝至於少昊此蓋洪荒之世其法度典章有所

未備也。至於以民師命民事此則得夫建官之正非不能如古蓋

其命官建職既得其正不必放古之遺法故周官之書不載黃帝

以及少昊而其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蓋先

王之世所以建官分職者自少昊以下始有可考焉自此以前鳴

荒而不道魏王珪各官放上古龍官鳥官此可謂不通時變矣至

於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司察者為白鷺

取其延頸遠望也。義熙元年正月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

國師。鳩摩復姓羅什其名西奉之如神親帥群臣及沙門聽

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翻譯也譯

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

迎帝於江陵劉毅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三月帝至建

康以劉裕為都督中軍事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豫州刺

史劉道規為荊州刺史四月裕旋鎮京口。出本。七月劉裕

名官

能只奉

帝還建

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

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古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  
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出與載記。西涼公高  
嵩音徙都酒泉嵩羊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  
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羈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  
覈直為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  
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  
為寇讎夕委心背粗無負於新旧事任公平坦然無類類盧對反  
節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  
亦無愧前人也出嵩載記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五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六

晉紀

安皇帝下

劉裕問  
穆之揚  
州

義熙四年正月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  
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遣尚書右丞皮沈以諮  
裕裕呼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天命已移  
公興復皇祚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邪揚州根本所  
繫若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今朝議如此宜相酬荅必云在  
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  
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  
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出南史宋紀○  
四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  
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  
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

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  
人譎古切未可圖也興不聽遣兵襲傉檀傉檀出奇兵擊

之秦兵大敗十一月傉檀稱涼王天赦改元嘉平置百官傳檀  
十年為西秦乞伏多五年春正月庚戌以毅為衛將軍開封

劉豫抗  
表伐南  
燕

府儀同三司毅愛財好士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  
吳郡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裕  
抗表伐南燕帥舟師自淮入泗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  
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  
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婪盧含反或作憚春不知遠計進利

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音  
勳東亮邑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

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  
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阻將  
阻長然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

大岷喜  
形于色

燕兵敗

魏太宗

敵無所資此中策也縱賊入岷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縱  
 使入岷以精騎蹂之蹂忍九反踐也何憂不克劉裕過大岷燕兵不  
 出裕率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  
 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  
 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日向具具札色反勝負猶  
 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  
 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間居見反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  
 遣藩及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  
 自海道至矣向彌環甲先登遂克之撰古患反貫也春超大  
 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  
 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  
 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  
 日以千數川南史宋紀及張邵等傳○初魏主珪如賀蘭部見賀太后之  
 妹美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兒狠無賴狠胡

也狠戾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為樂劫居怯反取也珪怒之

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十月珪遣責賀夫人囚將殺之會

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紹夜與帳下及官者數人通謀踰

垣入宮弒珪齊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迎嗣殺紹及其

母賀氏嗣即皇帝位嗣珪之長子也是大赦改元永興詔長

孫嵩長孫嵩反長孫復與安同奚斤崔宏拓跋屈等八人坐

止車門右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出北史○六年正月魏主

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亦悉不樂內徙

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起嗣引

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蠱蠱都故反虫而守宰不能緩抚

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

城侯拓跋屈等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

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

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

五

劉裕以  
往亡日  
殺盡

韓範諫  
裕欲所  
帝固

論劉裕  
不能禮  
益抗民

盧循乘  
虛作亂

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  
晚也嗣從之二月遣將軍于栗碑碑并將騎一萬討不從命  
者皆平之出北史魏紀及屈傳。南燕悅壽說超降超歎曰廢興命也  
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  
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  
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  
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然  
敬宣敬宣嘗奔  
南燕後復歸晉裕忿廣固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  
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  
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主師弔伐而  
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  
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人家口萬餘夷其城  
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出南史宋紀及慕容超載記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騫騫上遇反虎

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剪平東夏下於此際旌禮賢俊慰  
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滌除靡反洗也使羣士  
嚮風遺黎企踵而更迭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  
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莫大之業豈非雖有智  
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乘虛襲建康循從之初道覆使  
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  
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  
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  
甚盛時克燕之間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  
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渤海  
太守融皆擅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父之劉穆之稱  
範融謀反皆殺之出盧循傳。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  
拒盧循參軍殷闡曰善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

聖賢文法



元忌不聽盧循殷開言而敗

劉裕料盧循泊蔡州或

裕還孫劉襲者

劉裕攻儲兵

勇始與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蠶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聽三月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碎色無撓撓女巧反曲也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出循等傳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四月癸未裕至建康盧循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州毅兵大敗棄船步走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割病創初在反傷也自或建康戰亡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敗還者爭言其強盛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孟和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先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回避若回泊西岸此成擒爾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不許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州乃悅於是眾軍轉集六月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徐當與建康爭衡尔七月循自蔡州引還尋陽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等帥眾追循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番禺南海也眾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撤去也亦作撤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十月劉裕南擊盧循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十一月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十二月裕帥眾軍齊力擊循循兵大敗走趣尋陽柵斷左

十一

四十六

四

秦命群  
臣搜幸  
賢才

勳靈藉

制士斷之  
斯裕申

要主任  
阿利蒸  
二築城  
器物精  
利

里裕軍至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沉于水眾並  
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破相玄於幡竿亦折幡竿亦折今

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万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

保始興州南史○七年正月秦王與命羣臣搜幸賢才右僕  
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與曰自古

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  
治卿自識技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出吳○四月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孫處沈田子引兵擊破之循奔交州刺  
史杜慧度又破之循知不免先鳩妻子鳩直蘇反鳩毒鳥以

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送首建康出循○八年四月刘  
道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荆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

推幕儼然若旧隨身甲士三人迁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  
以豫州刺史刘毅為衛將軍荆州刺史太尉裕素不孝而毅

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既據上流有圖裕之志  
毅嘗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倪塘胡藩言於裕曰公

謂刘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万之  
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

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搢即刃反搢輻湊歸之  
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

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九年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温  
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斷都玩反快也皆以一其

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頽弛請申而請

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  
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出南史○夏王勃勃以叱干阿利領

將作大匠叱干代北復姓發領北夷夏十万人築都城於朔方  
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万邦宜名新城

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錐朱推反說文

晉安帝

術數 廣同

舊推 災惑 入秦

劉裕 戊秦

劉裕 而魏 劉穆之 忽攝內 外

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

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

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

乃改姓赫連氏劉大甲之後勃勃自稱大夏改姓赫連氏謂帝

○十年魏博士祭酒崔浩為魏主嗣講易及洪範因問浩天文

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十一年魏太

史奏災惑在匏瓜中焚戶門反 南方卑名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

國先為童謠妖言謂之謠言 爾雅徒歌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

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災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

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

雲災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公姚

興據長安災惑必入秦矣眾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

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災惑出東井留守旬日久之乃

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問一歲而秦為劉

裕所滅眾皆服浩之精妙出北史浩傳論所推理數不同林曰

於秦地者蓋太史之所掌者數也數之用為有窮崔浩之所推者

以理推之則如孔子之知魯信廟次豈區二於度數之向乎○十

二年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帝位三月太尉裕戒嚴將伐

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

史出北史○八月寧州獻璠珀枕於太尉裕璠以五反珀四陌裕

以璠珀冶金割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征北將士南史宋裕

裕以劉穆之為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

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

稟盈階滿室日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

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

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饌土也

也亦作 未嘗獨餐 餐千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關

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外

劉裕求九錫

崔浩料劉裕必克秦

長孫嵩非劉裕敵

王猛符堅之管仲

毫不以負公出此史。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

求九錫十二月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

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出南史。十三年五月魏主嗣問

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

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孺而多病兄弟乘爭裕乘

其危兵精將勇向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

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

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相玄興復晉室

比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梟擊其反掛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

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

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柔然夷狄

又閭氏始元魏神元之末掠得一如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

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與都久閭聲相近故因以為氏至其子車

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魏太武窺伺國隙伺相吏反陛下

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

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

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閩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勁告正反

勇也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

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亦願

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

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

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恪苦慕容暉之霍

光也暉于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向

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

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益有一方結怨四鄰擻豎小人擻居

又其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尔嗣大悅語至夜半賜

浩御縹醪十觚縹醪反青白色醪即刀反汁洋酒水精鹽

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

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

秦主泓

田子謂王鎮惡不可信

三秦父老願劉裕勿還

夏王聞裕東還欲取長安

田子與西有相圖之志

不時過則引兵隨之出北史。秦主泓將妻子羣臣詣王鎮

惡壘門降鎮惡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

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

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

邪乃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領雍

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歲王鎮惡功多由是南人皆

忌之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

及傳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

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尔勿復多

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

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出弘載記及南史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

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闕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

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鄆之都鄆下老反豐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

疑之難信哉

王所都鄆本在武王所都二邑皆在京兆

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弁易能也堅

紀。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

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關中形執之地而裕以幼

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莫事尔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

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瓚帥騎二萬向長

安勃勃自將大軍為後繼十四年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關中

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鎮惡素有相圖

之志俱出北地以拒夏兵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

亞百安帝

右東西晉合一百五十四年凡一十五帝

前趙

臣光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蠱起之衆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爲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爲屠肆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洪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其功者鮮矣及乘高城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爲禽虜雖其輕易取禍亦不幸而天亡也

後趙

臣光曰石勒以胡羯餓隸崛起阜壘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禽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奔亮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率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民羌咸服彼其材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厭食自以爲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捨滅亡何適哉

前燕

臣光曰慕容氏世爲君長保據海隅及魏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魏捐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幸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啓土宇繼承其遺烈恢大前功於是吞斷遼并宇文俘高麗翦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爲敵矣及石氏內亂雋乘時而動驅勵精養銳之兵以掃離散

上崩之衆莫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龕禽冉  
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暉之立也太宰恪佐之  
內修政事養士憂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爲政拓宗  
室勳賢之人逐之以資敵君閭臣鄙以當符堅王猛之威  
安得不亡乎

### 後燕

臣光曰慕容垂以美材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自歸於秦  
秦主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  
遇矣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嚮之如趨  
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車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  
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  
遁逃暮年之間蹙國殆盡子孫親戚翦爲仇讎進退失據  
卒墮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投於讎人之懷終  
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

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十一

如是乎不幸遇盜而亡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  
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揔南夏之師敵至不能  
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救盡喪其田奪人之田以居之  
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  
敗不亡超以聲伎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  
滅亡惜哉

### 前秦

臣光曰石氏之強也氐羌之族無不內徙爲臣一朝失馭  
而並起爲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  
以健爲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相温遂爲強國堅  
以雄材英畧加之慈惠忠信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  
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彊燕秦  
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  
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奉百萬之衆以攻皆先爲

之除宮築第以待其臣意以為羅中起而為敵數月之間  
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  
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徒觀其迹  
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持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  
以敗亡也夫

後秦

臣光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  
著名而得其著艾豈非忠信之所致然邪襄材器豪邁兼  
資文武有孫策之風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長藉其  
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旧君  
之德乘其窮約而殺之其不仁甚矣興成父之志奄有関  
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虜戰攻之世不能收羅英傑以治  
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内離寇敵  
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興貽謀之未遠也

右僭偽十六國今載其撮要者止此數事

考異曰安帝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卒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比  
云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姚興載記皆  
云十二年按後魏書崔鴻傳太祖崔興二年姚興改号鴻以為元  
年故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元泓始事事皆在前一年由鴻之誤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通鑑卷之四十六





